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宁波古村落史研究

NING BO GU CUN LUO SHI YAN JIU

邱枫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古村落史研究

NING BO GU CUN LUO SHI YAN JIU

邱枫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古村落史研究 / 邱枫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308-09322-4

I. ①宁… II. ①邱… III. ①村落—文化史—研究—宁波市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1396 号

宁波古村落史研究

邱 枫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十木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322-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言

“六遂”称野，炊烟袅然处有人家，于此聚族形成村落——城市之外的聚落，形态殊异。村落是人类聚集、生产、生活和繁衍的最初形式，自古有之，但一直处于演进发展之中。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无论是自古以来的穷乡僻壤，还是交通重心发生位移形成的相对封闭，在一些演进较为缓慢的特定地域，仍有幸保存着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村落，而且村落的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均保存较好，这样的村落即我们所称的“古村落”。

宁波地区的古村落，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成为“古村落”，是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始至今的改革开放时期较少受到乡村工业经济发展及大拆大建的冲击，得以能够较多地保持营造之初至今、历经各代的建设留存下来的，较为完整和体现历史纵贯性的实物形态和生活形态，而并不是说这些村落的历史就一定比其他的村落的历史更为“古”。很多古村落因为历史变动损毁较多，或异地迁建，或逐渐遭遗弃，甚至完全推倒新建，而失去了“古村落”的称号，其实它们的历史倒真是相当源远流长的。事实上，宁波地区的村落的历史与宁波地区的开发史是并行的，相对较年轻的村落也基本都在晚明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定居点。我们今天判断“古村落”的标准，主要是截在当前这一时间横断面，看这个村落聚落风貌留存之“古”意的浓淡。

是什么原因使自然村落成为历史存留，成为“文化遗产”，成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古村落”的呢？原因大体有四：

其一，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多数古村落地处偏远的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与外界交流交往甚少，经济社会文化处于一种自我循环之中。

其二，自然资源禀赋较好。

其三，宗法制度较严。维持自然村落百年千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化很少、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是乡土的制度保证。乡土制度在自然村落中，往往表现为宗法制度，祠堂是它们的地方法庭；村规民约、家规宗族制度是它们的“宪法”，而且它们执法都非常严厉。

其四，文化的认同。自然村落一般成为文化遗产，是因为这种文化的认同能延续百年、千年。它们文化的“先进性”与“文明性”，不是世人的标准，而是自己的标准。它们的文化不是面向外部世界的，要别人认同，要别人看，或有什么商业目的。这种文化就和生儿育女一样一代一代繁衍、承续。这就是人们把生儿育女叫做传宗接代的缘故。这种文化的认同，几乎渗透在村落人们的一切生产行为中，生活行为中，社交行为中。村落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房一舍、一街一巷、一河一塘都浸透了这种文化；村落的人们的一言一行也浸透着这种文化；他们的语言、习俗、服饰都折射着这种文化。

古村落文化的构成要素体系详见表 0-1。

表 0-1 古村落文化构成要素体系

村落环境	自然环境	山、水、农田、林地、大气、动植物等
	人工环境	建筑、街巷、村落格局、风貌、空间形态等
	人文环境	风俗习惯、艺术、经济、文化等
村落生态	自然生态	水、土、动植物、气候等
	人居生态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适用、安全、文化、人性化、经济性等
	文化生态	传统地方文化特色环境
村落景观	自然景观	由山水林田等构成的景观格局，视觉意向
	历史景观	在历史上有意义的建筑物、遗迹或标志性景观
	人的活动	劳作、交往、休憩、礼仪、宗教、祭祀、节庆等
村落特色	地域特色	
	村落风貌	建筑特色，村落格局
	场所精神	空间特色，生活特色

续表

村落历史	文物古迹、 历史建筑	
	古典园林、 历史节点	
	文献、传说	
村落情趣要素	民俗	节日、集市、传统文艺、风俗、习惯、节庆活动,等等
	生产	
	气候	春夏秋冬、日、月、星、风、云、雨、余晖等

如果说远古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是宁波发展的第一站的话,那么,河姆渡东面古越国的军港、姚江北边的城山渡(今江北慈城乍浦)则是宁波发展的第二站。自从江南地区并入秦,成为大一统国家一部分以后,创造宁波文化的主人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秦时实行了大规模的迁移政策,越人被迁移到江淮流域,而汉人则不断迁入浙江,迁入宁波。从此,宁波文化的主人逐渐转换为讲汉语的汉人。^①汉唐时期的浙东地区,出现了几个文化家族,如虞氏、贺氏、王氏、谢氏等,其中,虞氏家族位属今天宁波区域的余姚,这些大家族都是北方移民后裔。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移民文化程度较土著高,浙东文化是一种“移植型”文化,从此,宁波文化并入汉族儒家文化圈,并逐渐兴盛起来。通常我们把宁波划归在江南这一大的人文地理和文化范畴,这也奠定了宁波古村落的文化基调——江南古村落,而同样密布河流水网、湖泊池塘的地形地貌也赋予了它“江南”这一特定意境的物质基础和现实需求。

作为村落的“江南”包含了何种因素?多雨与潮湿,使“天·地·人”之间因为濛濛水气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避天水,近地水”成为江南建筑的特点。桥、水渠、水埠头、水巷、墙根浸泡在水里的民居,处处都能闻到水的气息,听到水的声音,哪怕是许多并不能直接见到水的街巷,都有一种濒水的意境。江南本质上就是一种意境地。石的基,木的架,砖的隔,瓦的盖,主题全是水,而北方的主题则是冬天的寒气。不同材料的结点:石与木的柱础、石与砖的墙脚(石窗)、砖与瓦的檐、木与瓦的梁椽,等等,这一切都围绕着“不烂、不湿、不淋”的主题。

严格地考证宁波每一个古村落建村伊始的年代是一件非常困难而不

^① 钱茂伟:《宁波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一定会有定论的事情,除了少数村落之外,宁波乡间大多数村落并没有编制完整的村史村志,也没有流传下来始末确凿的家族谱牒,村落的历史只在口口相传的传说或故事中,现在则只能在很年长的村民那里或有听闻。但是依据宁波地区拓殖定居、移民开发的区域开发史,我们可以判断,宁波现存的古村落,最早建于晚唐和五代。随着宋室南迁,宁波由昔日的边缘地区成为京畿之地,许多北方大族迁徙到浙江,在南宋时期有一个建村的高潮,所以在宁波偏僻的山水之间,建于南宋的古村落比比皆是。早于此的有近年介绍较多的千年进士古村走马塘,其始建于北宋端拱(988—989)年间,是江苏长洲陈氏迁居的结果。北宋时,长洲进士陈矜任明州知府,死后葬于城南的茅山,其子为父守陵,带家眷定居走马塘,遂成为今走马塘人的祖先,至今已传38代。据宁波天一阁藏的陈氏家谱,宋以后历朝,这里出过76位进士,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宁波地区现有建筑群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屋古村——宁海许家山村,则是南宋末年宰相叶梦鼎的后裔叶大卿父子自东仓避乱至此,定居繁衍,延续至今。村落现成为浙东沿海山地石屋建筑群落的典范,许家山古道在明清两代是象山通往宁海县府的主要官道。

当然,因为岁月的关系,存世最多、保存最完好的,还是各个古村落在明清两代时期的建设。对于现代人来说,无论这些古村落建于哪个朝代,都是古老而陌生的。这些村落的构建和村民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久远的故事,相对我们而言都是新鲜而生动的。

宁波的地理整体趋势是由西向东倾斜,东临东海。西北部主要以山地为主,山脉连绵,千米高峰迭起,阻挡冬季寒流;向东南发展,丘陵缓延,宁绍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河道纵横;沿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岛屿星罗棋布。总的来说,宁波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地貌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河网、海滨,从而孕育了形式多样的民居样式,既有拙朴自由的山乡民居,有宗法血缘维系成的平原传统聚落,有交通要道汇成集市而形成的地缘村落,又有海洋文化浸染出的别有特色的渔港民居。村落的形态也因地理环境的多样而愈加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剥离出一些共同的要素和特征。宁波地区的古村落,在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自己的固有特色和风格:

其一,地域类型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宁波地区的古村落,论历史年代,

自唐经宋、元、明、清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尤其以明清时期的古村落最为常见;按功能特征分,农耕型、驿站渡口型、滨海渔村型、山水隐逸型等类型齐备,但以农耕型为主体;按其历史成因,原始定居型、地区开发型、民族迁徙型、避世迁居型、历时嵌入型等样样齐全;按村落的平面形态特征,聚集型、松散团聚型、散居型都有,尤以规模较大的聚集型多见;按其文化性质,如皖南地区的商业型和浙江永嘉地区的典型耕读型,在这里都有,但以耕读型最为普遍。从总体上看,宁波地区的古村落表现出多元、多样性的特征,堪称古村落博物馆。

其二,功能、结构的地域差异性。宁波地区古村落按其实用功能和结构特征,各个不同地域会显示出明显差异,尤以驿道、水道边的交通节点形成的商业型古村落和滨海的渔村最具地域特色。宁波地区古村落既保留了中原汉文化古风,又与当地特殊而艰险的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表现出的第一个最鲜明特征,就是宗族聚居,即一个村落几乎都是由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共同组成的宗族大家。

其三,古村落地域分布的高度集中性。中国的古村落以秀丽的山水风光、恬静的田园生活和理想的耕读环境,形成至真至美的境界,因此多依山傍水、贴近自然。宁波地区虽自然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平地不多,但环境优美的小型山间盆地却成串地沿河溪分布,这些地区自然成了古村落高度聚集的区域。

其四,宁波灿若繁星的优秀村落,得以保存原真风貌至今而能在众多村落中成其为“古村落”,与其连绵不绝的山川、更迭的交通,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按照古村落遗存分布的规律,古村落得以保留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自然与交通环境。

其一般都分布在两类区域:一是古代乡村经济、文化和交通比较发达,而近现代交通重心发生偏移的区域。浙江与闽、赣、皖、苏、沪五省市相邻,其中与闽、赣、皖三省接壤面积最广,并且大多为山地。其间驿道纵横交错,数百年来交通变化繁杂,近百年更是变化巨大。古驿道像一条珠链串起了许多的古村落,如宁海茶院乡的许家山村,其山间的石路就是刚刚修复绕村而过的登山步道,在古代是象山通往宁海县府的主要官道。据记载,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文化名人崔溥奉命去济州岛扫墓,突遭暴雨,漂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后行路 8000 多公里历经 136 天回到朝鲜。在崔溥所著的《漂海录》一书中,赫然出现了许家山的名字:“廿五日乘船到越溪巡

检司,廿六日过亭头港从越溪铺开始步行。过西洋岭、许家山至市奥铺。”村落位于山顶,周围都是山地,植被保护得很好,草木茂盛,古枫参天,翠竹亭亭,走进许家山仿佛走进一个世外桃源,其最大的特点是原始、荒野之美,全村绝大部分都是山里开凿的黑色玄武岩(当地人称“铜板石”)堆垒而



图 0-1 宁海许家山村内驿道

成的石屋。许家山是宁波市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屋建筑群,也是浙东沿海山地石屋建筑群的典范,堪称“石头王国”(见图 0-1)。再如象山的儒雅洋村,村落古为象山至宁波驿道所经,曾设邮驿,村东北道路沿溪至欧阳桥折东跨西沙经墙头镇通县城。民国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为乡公所驻地,信用社、邮电局、影剧院、初中、中心小学均设于此,除了商店,还有农贸市场,逢农历四、九集市,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都是象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村街两侧店铺林立,商贸繁荣。

浙东山阻路隔、地狭人稠,

自然资源缺乏,自古经商之风较盛。穿梭在浙、闽、赣、皖边界崇山峻岭中的商贾们,在不断寻找贸易和运输中转地点的过程中,无意间创造了聚落建造的辉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如地处宁波东钱湖南岸的韩岭村,在北宋王安石治鄞时已形成逢五、逢十的定期集市。1140 年,南宋丞相史浩经韩岭去祖居下水村,留下《东湖游山》一诗,其中就有“中有村虚号韩岭,渔歌樵斧声相参”之句,足见韩岭集市在当时已小有名气。在此后的几百年间,韩岭一直是宁波市区连接象山港的最重要交通枢纽和水陆转运中心,在市区乘航船穿钱湖至韩岭上岸,过村南茅岭墩,向东南可达大嵩海滨。象山港的海鲜、城杨的山货竹木、宁波城的南货洋布等,均需在韩岭过驳、交易,同时它还是鄞县境内诸多村落之间交通的必经要道。水陆交通节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韩岭集市的空前繁荣,全盛时韩岭老街上

店铺林立,往返于城内的航船每天高达 18 班之多,可见当时人员货物往来之频繁。同样的例子还有奉化的岩头村和鄞州横街镇的风岙村,等等。

二是历来就是比较偏僻独立的区域。相对独立和偏处一隅,使村落将外来文明的侵蚀降到最低程度,保持着长时间的稳定和安宁。如奉化溪口镇的栖霞坑村,其村落的地理环境如同它的名字——位于四面环山的山坳中,犹如处于一个“坑”中。栖霞坑村中只有一条山溪,溪水由西往东



图 0-2 奉化栖霞坑村全景

流,水声潺潺,山涧水清澈见底,涧中央的石头已被山水冲刷得十分圆润光滑,涧水是村民们唯一的生活水源,于是民居等各类房屋便建在这条山涧两边,山涧似乎成为了村落的脊梁,维持着整个村落的生命,同时使村落呈一种典型的带形整体格局。另外,由于村落处于南北两座山的山坳中,平面上处于村落中心地带的地势相对较两边低,所以民居在沿着水系东西向分布的同时,分别从中间向南北向渐渐上升,因为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村落的布局呈立体而非平面式的背山面溪分布(见图 0-2、图 0-3),成就了它独特的格局和面貌。有趣的是栖霞坑村中只有一条街,在山涧的南侧,紧靠山涧,也呈东西走向,宽约 2.5 米,贯穿着整个村落,是村落的主要交通要道。据说古街原来都是鹅卵石铺地,顺着山势自由向上盘旋的蜿蜒小巷与古街相连,连通着主街与村中的家家户户。山涧北面的民房也通过山涧上的石桥与主街连通,所以村中的整个道路系统就像是叶子的脉络,主脉与次脉根据地势与房屋位置而作适宜的变形。栖霞坑处于延绵的山岙中,本应该是个不受外界干扰的世外桃源,但在抗战期间还是受到了日寇的蹂躏与破坏,不少古建筑——比如说祠堂等,在那时被摧毁,可以说那段历史给

这个古老的村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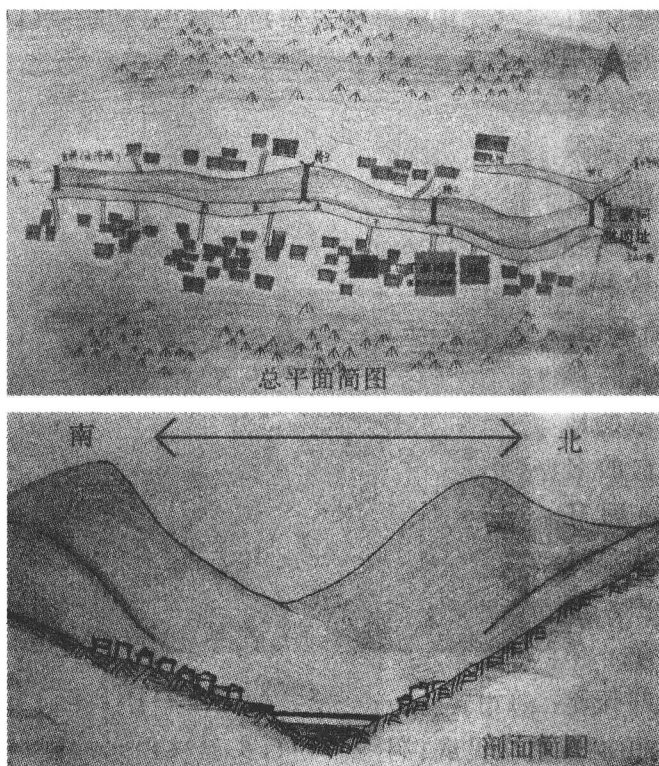


图 0-3 奉化栖霞坑村平面与剖面示意图

笔者多年来足迹到访过宁波诸多古村落,采风、调研,从最初的欣赏、感动到心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本书从宁波一地的历史地理和区域开发的历史着手,探讨宁波古村落的源流、分布、整体面貌,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绘就宁波古村落的群像。同时选择包括宁波市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村”在内的一批遗存状况良好的优秀古村落为重点和例证,从村落布局形态、环境营造、民居建造、宗族演化和风俗等层面刻画村落的具体表情,点面结合,力图描摹宁波古村落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双重特征。

邱 枫

2011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宁波古村落的历史地理研究	(1)
第一节 宁波地区开发简史	(1)
第二节 耕地的开拓	(3)
第三节 集市的发展	(6)
第二章 宁波古村落的物质形态特征	(11)
第一节 影响宁波古村落布局的因素	(12)
第二节 宁波古村落的整体格局	(22)
第三节 宁波古村落民居建筑类型和形制	(47)
第四节 宁波古村落民居建筑特征分析	(58)
第三章 宗族演化——宁波古村落的血缘结构分析	(69)
第一节 宗族制度与村落血缘结构	(71)
第二节 宁波古村落宗族例析——象山儒雅洋村何氏宗族	(82)
第三节 宗族对宁波古村落形态的影响	(94)
第四章 宁波古村落的风俗及其演化	(107)
第一节 宁波古村落风俗影响因素分析	(107)
第二节 宁波古村落风俗历史演化概览	(117)
第三节 宁波古村落风俗的本土特征	(120)
第四节 宁波古村落风俗类型概述	(122)

第五章 宁波古村落的近现代演变	(143)
引言	(143)
第一节 近代乡村经济发展	(144)
第二节 近代乡村制度变迁	(154)
第三节 近代乡村宗法制度的解体与士绅角色的转变	(164)
第四节 近代乡村民居的转变	(171)
第五节 公共意识的觉醒:乡村现代文明生活之开端	(181)
结语:正在消逝的历史?	(196)

第一章 宁波古村落的历史地理研究

第一节 宁波地区开发简史

古村落的平面形态、功能构成、建筑风格、文化氛围,以及数量、规模、质量等,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背景。

宁波所隶属的浙东地区,浙江境内的各大山脉在这里趋于平缓,向东海延伸。这些地方大都属于丘陵和平原相间的地区。水是民生之本,村落选址最基本的依据是干净和方便的水源,村落的构建大多和水系有着亲密的关系,村中多会建设集生活、灌溉和消防等功能于一体的水利系统。因此不难理解,在于越时代,环宁波平原的山麓溪谷形成了最早的一批生民聚落,其大者有三处,分别汇集于淡水丰富的山口溪谷小平原上。当秦王朝郡县天下的时候,在当时“海涯鄙地”的甬句地区设置了鄞、鄮、句章三县,这种行政建置的密度在非中原地区是罕见的,其基本依据不外乎原住民聚居的密度。鄞县建立在今奉化白杜,其地俗名有城山;鄮县在今鄞州宝幢的同谷下庄,其地今有雅庄;句章在今余姚大隐与鄞州歧阳交界处的姚江边的城山。此三处均得淡水之利。此外在姚江上游建立了余姚。鄞与句章本为越国故聚落,是在关于越国的文献中已经出现过的古地名。至于鄮县是秦置县抑或汉置县,历来有两种说法,因为至今未发现鄮县为秦代建置的确切史料,但是汉代建有鄮县,这是事实。宁波最早的一批村落

的建置就应该集中在上述三处。三县治周边的考古发现,可证明当时已有大的聚落。^①

随着今平原中部的逐渐成陆,三县联动开发的大趋势日益明显,寻找新的地域中心便成为这段历史的一大主题。中部日益成陆的海涂,以其可贵的土地与物产资源吸引着山麓的居民,使他们看到广阔的开拓前景。然而海涂漫漫,斥卤难治,人们尝试着向中部挺进,演进了千年探索的勇敢者历史。村落开发建设的历史就伴随着这一地域拓殖的过程和路径,开始覆盖整个宁波平原。今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的三江汇流处,1500年前是茫茫海涂中的一块高地,其平均海拔约比滩涂高2米左右,最高处约在今宁波南城区的祖关山。在今海曙祖关山、江北湾头和江东道士堰一带均有汉、晋墓葬群发现,出土器物已十分生活化,据此基本可以判断,在六朝前,三江高地上基本形成了村庄规模的居民聚落。在平原的不断开发中,沿山麓而设的三个县的机制必然要形成统一体,这是地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甬江流域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在南朝时代。开垦与移民是这一时代甬江流域的历史主调。统一开垦需要统一的行政调度,三县鼎立的体制结束了,开始了四县合一的时代。刘牢之与孙恩的一场战争摧毁了城山的句章城,也为它提供了另择城址的机会。在樟溪冲出山口的光溪,建立了新句章县治。重选县址的意义在于,光溪镇所扼樟溪之水,乃是宁波平原最丰富的一笔淡水资源,樟水一支灌注到下游的小江湖中,湖泊的东面是一望无边的可供日后开发的滩涂地;另一支流经鄞江,一条可以通航的平稳河江,为日后的运输提供了基础。

南朝·宋大明四年(460),山阴地区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大批失田农民迁入句章地区,拉开了宁波平原大规模土地开发的序幕。大明七年,南朝·宋东土大旱,而鄞县未开垦土地较多,会稽太守刘子尚到今鄞、奉一带劝农,鼓励农民烧燔垦殖。齐梁年间(502年前后),句章县将海迹泻湖开修成蓄泄淡水的罍豆湖,使县内的大批土地得到灌溉。句章得樟水、小江湖和罍豆湖的水利灌溉,经济优越于其他各县。故在隋开皇九年(598),鄞、鄮、余姚三县入句章,史称“大句章”,使光溪成为甬江流域经济和政治

^① 早期县的建立按“大率方百里”的笼统概念,按聚落为中心划分,未有明确的疆界。句章城北的乌石山、五步山,分布着西周至汉晋时期的古墓群,1995年发掘30余座。白杜南岙分布有大量汉晋古墓,此处距故鄞县治不足2公里。2006年为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发掘了古墓几百座。

中心。

带着土地开垦和人口增加的强大趋势,甬江流域进入了唐朝时代。作为地域中心的光溪日益凸现出它偏远一隅的弱点,而在开发中越来越成气候的三江高地,逐渐成长为新的地域中心。621年,唐王朝从四县合一的大句章中将原来的句章县境土地分离出来,单独建立一个州,称鄞州;鄞州设州治于三江高地,这可以看做对在三江高地建立行政中心的一次试探性的建置行为。四年后的625年,由于水利、交通和后方供给等诸多原因,新的鄞州撤销了,又恢复大句章的建置,只是县名更改为鄞县。738年,唐王朝将润州(今江苏镇江)多年水旱灾害中的2万流民安置到鄞县,在初唐人口稀少的时代,突然增加如此巨大的人口,顿使城市的规模升级,这就为鄞县升级为州级城市提供了契机。鉴于鄞县人口剧增,738当年在鄞县建立了州级机制。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刺史在三江高地建造明州州城,这座要塞式小城,日后被称作宁波的子城,今鼓楼就是子城的南城门。至此,甬江流域正式完成寻找地域中心的历史使命,也从此确定了宁波城市的发展方向。从621年到821年,在整整200年的时间里,甬江流域终于完成了地域中心的转换,在三江口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州级城市,也意味着宁波平原的开发进入了成熟期。

第二节 耕地的开拓

聚落定居是以稳定的食物来源为前提的,稻作农业是聚落攸关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村落是地缘历史的产物,也是人与自然争斗的结果,这一点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地区表现得尤为典型。

了解宁波地区村落发展的脉络,有两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一是作为村落物质生活基础的耕地的开拓;二是宗族定居的历史。这两条线索是紧密联系又互相印证的。宁波地域耕地开拓的拓殖开发史的指向是从山前“台地”向三江平原挺进,即以潮汐不能波及的较高燥的山麓冲积扇为发源地,逐渐在三江地带利用丘阜建立聚落开拓平原,最后推进到平原中心建立聚居点,拓殖幅度也由偏狭愈益转向广域。拓殖推进的脉络即是宁波村落发展的脉络。

然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向来注重国家史和政治史,而地方层面的土地

开拓史很难找到原始资料。然而有两个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间接了解耕地开拓情况,这就是水利和田赋。很显然,各个时代兴修水利都不是为水利而水利,基本上都是为了蓄泄和灌溉,也就是说,水利修到哪里,基本上耕地也开发到哪里。

宁波平原是在全新世海侵的海涂上逐步成陆开发的,它的基本特点是改造盐碱地,因此淡水是必要的条件。只有淡水的引入,才可能农耕;有农耕方可能定居,有定居才可能形成村落。因此,在平原开发之前,早期的村落基本上分布于有淡水的山口,大的居民聚落如坐落在今天白杜的“鄞”、宝幢的“鄞”和城山渡的“句章”,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宁波平原的水利史有十分明确的阶段性特点。唐代是治源头,它山堰、东钱湖和广德湖的治理,是唐记载入史册的三大水利工程。两个湖泊的功能显然都是储蓄淡水的,而它山堰则是渠首引水工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紧接它的下游有一个小江湖,从而配套完善了它的蓄水功能。唐代见诸史册的另一处水利工程仲夏堰,只是为小江湖分配淡水的闸口。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当时的耕地主要在这三大湖的周边,而早期的村落也聚居在这些地区。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它山之水向东引导,在今天的宁波城市所在地蓄成了日、月二湖,这两个湖泊边在明州城池建筑之前也是耕地和村落的集结地。

宋代的水利工程都是政府组织的对干流的治理,主要解决“三江”与“六塘江”之间的关系,工程都是沿江可以闭启的活动水闸,这也就暗示了新的耕地沿着六塘河两岸形成带状的分布,宋代的村落就必然基本坐落在这些“耕地带”上。再往北的慈溪东北部地区较为多山,且又靠近海边,在早期谷物只能依靠池塘蓄水进行小规模灌溉。为了保护这一地区免遭干旱和咸潮之苦,唐宋时期这里也修筑了一系列的运河和水闸,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村落也随之生长壮大。沿杭州湾的大部分海岸地区(从余姚北部到镇海东部)由于土壤多沙和受咸潮影响,原来是不适宜生产和定居的,仅在慈溪县北坡山麓小湖周围有可能种植小面积的水稻,宋代时沿杭州湾建成了一条长石堤塘,使这一地区的盐场和田地得到保护,最后发展成为宁波地区的棉花种植中心。

元代和明代产生了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其基本特点都是堰坝,以土坝为主,与宋代相比较,并没有增加新的可以闭启的水闸。这一事实说明了在民间大规模的耕地开发中,与之配套的小型水利工程以拦蓄为特点,